

雅集

陈子善

陈子善
——著

雅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集 / 陈子善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953-7

I. ①雅…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1112 号

责任编辑 孙 倩
封面设计 园 里



雅集

陈子善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10
字 数	74,000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953-7 / I · 1051
定 价	45.00 元

小序

书名《雅集》，是中国现代作家的“雅集”。从周氏兄弟到王莹、艾霞，对这些熟悉或陌生的现代作家的文事人事加以发掘、考订和诠释，就构成了这本小书。

书中所收，有二十余年前的旧文，也有最近的新作。因此，书名如改为“新旧集”，也未尝不可。这样编排呈现，或可看出我的学术兴趣，以及我治学的一贯路径。

是为序。

陈子善

壬辰秋于海上梅川书舍

目 录

周氏兄弟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 和题跋发现记	2
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	14
周作人的《陀螺》题签本	22

新月诸子

新发现的新月派史料	32
从“狮子”到“法国王”	45
闻一多集外情诗	53
《星期小品》与“雅舍”佚文	67

张爱玲与钱锺书

张爱玲《天才梦》和《西风》征文奖	82
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	97
关于《围城》的若干史实	114

郁达夫及其他

研究《沉沦》的珍贵资料	128
王莹：从电影明星到作家	142
艾霞：电影明星 + 文学新星	151
坐忘斋主姚克	159
竹久梦二的中国之旅	168
毛边本种种	189

周氏兄弟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 和题跋发现记

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在北京《文艺报》第二十九期上发表《关于鲁迅先生旧体诗木刻事及其他》。对鲁迅作品版本研究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回忆录，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在此文中，魏建功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七七事变”爆发，他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沦陷后的北平，过香港，迂道广西，到长沙，再迁昆明。虽然长途跋涉，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但他一直随身携带着鲁迅的三件手迹：一、《会稽郡故事杂集》手

写本；二、《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三、为台静农书写的诗幅。次年三月，他自昆明把《会稽郡故事杂集》手写本辗转香港，寄交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在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特别提到她收到这份鲁迅手泽时，“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无言可喻”。

魏建功从危城中携出的另一份鲁迅手稿，即《娜拉走后怎样》的下落，则颇富戏剧性。且看魏建功的详细追忆：

《娜拉走后怎样》是收在《坟》里的原稿，静农收藏，由维钧代为找裱工装潢成了一个手卷，并且已经请了马幼渔先生题跋，我也写过一点。静农八月初南行，虽然日本军队还没有进北京城，交通秩序已经很坏，只带了自己抄的诗卷（即台静农手录的鲁迅旧体诗卷——笔者注），把这手迹卷子跟诗幅都存在我身边。我好不容易带到昆明，但是跟静农中间失去了联系。

他扶老携幼，辗转流亡，到了四川。一九四〇年六月，我们在敌机空袭中聚首，当我交给他鲁迅先生两件手迹的时候，他也像景宋所谓“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无言可喻”。

文中所说的“静农”，即后来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台静农。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鲁迅一起发起成立新文学社团——未名社，是鲁迅肯定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查《鲁迅日记》，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他与鲁迅的交往多达一百零九次。其中有互通音问，互投文稿，互赠书物，互托办事，甚至向鲁迅借款，等等。鲁迅那封有名的谈自己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就是写给台静农的。鲁迅曾先后三次书赠台静农字幅。直到临终前三天，鲁迅还给台静农写信并送他刚出版的《海上述林》。台静农也编选了第一部鲁迅研究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两人关系之密切，实在非同一般。

台静农与鲁迅既有如此深厚的友谊，他珍藏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也就不足为奇了。《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友会上的演讲稿，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鲁迅“五四”时期的社会观、妇女观和改革观，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此文虽然早已收入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脍炙人口，但人们一直不知道此文手稿的下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册宣纸影印线装、厚达一四八二页的《鲁迅著作手稿全集》——这是鲁迅著作手稿最为完备的汇集。然而，《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并未包括在内。

魏建功把《娜拉走后怎样》手稿“物归原主”，至今已经五十一年过去了，他的回忆录发表至今也已有四十四年。沧海桑田，这份迄今所知鲁迅早期著作中现存最为完整、价值最高的手稿（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尚有两页手稿存世，但因是残稿，不足与此份手稿相比），除了舒芜十年前在《忆台静

农先生》中说到一九四六年夏曾在四川江津白沙拜观过并应台静农之命题跋之外，再也未被人提及。台静农晚年写有感人肺腑的《始经丧乱》，对此也只字未提。因此，当笔者今年夏天在美国发现这份手稿，亲见它仍完好无损地存在于天壤之间，也“欣喜之情，无言可喻”了。

这份极可宝贵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装裱成长六十五英寸、宽八又四分之一英寸的精美长卷，首三页书于完整的对折白纸之上，后多接页装裱，难以准确分页。卷首题字：“豫才先生讲演手稿一九三七年七月葛孚英题”。葛孚英者，常惠夫人是也。整份手稿字迹端正，一气呵成，几无修改斧削的痕迹。手抚简篇，足可想见鲁迅当年才思横溢、倚马可待的神情。

特别令人惊喜的是，手稿长卷之后还附有从不为人所知的六篇题跋，分别出自常惠（常维钧）、魏建功、马裕藻（马幼渔）、方管（舒芜）、许寿裳和李霁野之手。除了舒芜，其余五位都是鲁迅生前好

友：或与鲁迅有同窗之谊，如许寿裳；或与鲁迅有同事之雅，如马幼渔；更多的是师生之情，如常惠、魏建功和李霁野。他们也都与台静农交谊甚笃，否则，台静农是不会请他们在如此珍贵的鲁迅手稿上题跋的。这些题跋重见天日，对研究鲁迅、台静农和当时文人学者的交往史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现顺序照录如下：

右为静农兄所藏豫才师十数年前之女师大讲演手稿。民国二十三年七月，静农兄厄于小人，一日霁野兄持此卷存于寒斋，而已三越寒暑。今夏静农兄北来，因以检还，回忆豫才师已作古将十月矣。今适卢沟桥事件正烈之时，日军围城炮声时闻，静农兄匆匆又拟南下，强书数语，以作纪念，不觉感慨系之矣。

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廿一日 常惠识于北平

廿六年夏，静农自青岛来，小住寒斋，约

以整理鲁迅先生遗著。会日军作衅，景宋女士不克至，匆匆将归芜湖，示此卷，批诵摩娑，百感交集。曩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小说史，指撝新思，箴砭旧痼，启愚发蒙，终身宝佩。闲尝皆静农诣门请益，又不以顽梗弃，每茶酒纵谈至于夜分，循循不倦。一九二六年以后，先生游教南檄，寄迹沪上，世道险巇，音书若绝。然师友问讯中，未尝不殷殷垂念建功。无似十数年间，浮沉颠沛，实无以报慰。而静农坎珂奔走，乾乾惕厉。视先生道愈弘，数若穷，泰然巍然无数动者，当更能有以恢扩谨守先生遗训。不敢作颓废想，愿静农共勉之。

如皋魏建功敬书于北平独后来堂

右为亡友周豫才先生遗墨，静农兄所藏。豫才先生逝世后之次年夏，静农兄来北平小住，出是卷属书数语。藻因回忆十四年前与豫才、启明昆仲及许君季市、徐君耀辰、郑君介

石，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事努力奋斗，卒使“女师”光复旧物，不禁神往。“女师”后虽不幸夭折，然此举不无可资纪念之价值。余读豫才先生讲演遗稿，不禁恻念亡友，尤深为已亡之“女师”致慨也。豫才先生学行文章，功在民国。藻曾恭撰挽联曰：“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葑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自愧未能表示其万一，附书于后，惟静农先生教之。

马裕藻敬题

遗言寿世久弥新，况对遗文手迹真。一代苍生常入梦，千年故国报回春。强刚不作中和圣，呵叱都参化育仁。展卷岂堪临永夜，极天光焰动星辰。

二十年前事可哀，坐看狐鼠又重回。仰企先烈真多愧，俯接来昆更乏才。空有高丘无女叹，未消芳蕙陨风灾。人间代代传薪火，火烬

犹能剩劫灰。

一九四六年春，女子师范学院横被解散，撑拒数月，入夏而溃。白苍山既空废，管与静农先生犹共羁居，晨夕过从，爰假所藏鲁迅先生曩在女子师范大学讲演手稿卷子敬观，泰山梁木，方深感怆，且缘马幼渔先生跋文，念狐鼠纵横，今昔如一，而力微莫御，复愧往哲。成二律以志此怀。

静农先生命书卷末 方管敬题

此篇讲稿《娜拉走后怎样》是亡友鲁迅先生关于妇女之意见，犹之《随感录四十》是关于爱情之意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关于儿童教育之意见。以上三文发表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是三十年来思想革命之先锋，其摧陷廓清之力甚大。孔子所谓“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解说道：“我们看孔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

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他又申说道：“所以一切女子必须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为真的解放而斗争。”前途尚属辽远，鲁迅此言皆可与此演讲相参照。又鲁迅写字用毛笔，惟在学生时代记讲义用墨水笔，而且记得纯熟美观。此后则几全用毛笔，此讲稿如此，其他手稿亦然，亦是一件值得注意之事。其书法一笔不苟，饶有风趣。台君静农宝藏此卷有年，出示属题，因书数言，即希正之。（第二行妇女下夺解放二字。）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许寿裳敬题，时客台北

静农以鲁迅先生遗墨卷属题，敬书一绝
毛锥粒粒散珠玑，奠定文坛万载基。